

史

記

商君列傳第八

史記六十八

商君者

正義曰秦封於商故號商君

衛之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

孫氏其祖本姬姓也鞅少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座

索隱曰公叔氏座名也座音在戈反

爲中庶子

索隱曰官名也魏已置之非自秦也周禮夏官謂之

諸子禮記文王世子謂之庶子掌公族也

公叔座知其賢未及進會座病魏

惠王親往問病

索隱曰即魏侯之子名

曰公叔病有如

不可諱將祭社稷何公叔曰座之中庶子

索隱曰戰國策云衛庶子

也公孫鞅年雖少有奇才願王舉國而聽之王嘿然王

且去座屏人言曰王即不聽屏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

許諾而去公叔座召鞅謝曰今者王問可以爲相者我

言若王色不許我我方先君後臣因謂王即弗用鞅當
殺之王許我汝可疾去矣且見禽鞅曰彼王不能用君
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卒不去惠王既去
而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公孫鞅
也豈不悖哉索隱曰疾重而悖亂也。正義曰悖音背。公叔既死公孫鞅聞
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將脩繆公之業東復侵地廼
遂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索隱曰景姓
楚之族也監
皆甲之上去聲
平聲並通孝公既見衛鞅語事良久孝公時時睡弗
聽罷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監
以讓衛鞅衛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開悟矣後五

日復求見鞅鞅復見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罷而孝公
復讓景監景監亦讓鞅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
請復見鞅鞅復見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去孝
公謂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
意欲用之矣誠復見我我知之矣衛鞅復見孝公公與
語不自知鄰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
中吾君吾君之驪甚也鞅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
代正義曰比必無反說者以五帝王之事比至孝
代公以三代帝王之道方與孝公曰大父遠吾不能而
君曰久遠吾不能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
能邑邑待數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彊國之術說

君

索隱曰音枕

君大說之耳

索隱曰音枕

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

矣孝公既用衛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已衛鞅曰疑行

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

索隱曰商君書作

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教於民

索隱曰商君書作

必見訾於人也

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

衆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

索隱曰言教弊為政之術所為苟可

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

龍曰索隱曰孝公之臣甘姓名龍也甘不然聖人不易

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龍之所言世俗之言也
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
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
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陳
曰言賢智之人作法更禮而愚不肖者不明變通而概拘制不使之行斯亦信然矣杜摯曰利不
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衛鞅曰
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索隱曰
作脩夏殷不易禮而亡索隱曰指殷紂夏桀也反古者不可非而
循禮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衛鞅為左庶長卒定變法
之令令民為什五索隱曰劉氏云五家為保十家相連也。正義曰或為十保或為五保

而相收司連坐

索隱曰收司謂相糾發也一家有罪而九家連坐發若不糾率則十家連坐恐

變令不行

不告姦者謂斬首同賞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索隱曰律謂

故設重禁

告姦一人則得爵一級索隱曰律匿姦者與降敵同罰索隱曰律

故云與斬敵首同賞也

其身沒其家今匿姦索隱曰律皆言當與之同罰也

正義曰民有二男不別

為活者一人出兩課有軍功者各以卒音受上爵為

私闖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

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斂

索隱曰末利謂工商

也蓋農桑為本故上云本業耕織也怠者懈也周禮謂

之疲民以言解怠不專事之人而貧者即糾率而收錄

其妻子沒為官奴婢蓋其法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

特又重於古制也擊音奴

屬籍索隱曰謂宗室若無軍功則不得入屬籍謂除其籍則雖無功不及爵佚也

明尊卑爵

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

索隱曰謂各隨其家

爵秩之班次亦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

不使僭侈踰等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

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

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

卒下令令行於民其年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

以千數

索隱曰謂鞅新變之法令爲初令

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

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

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

索隱曰趨與七踰反

趨者向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

也附也

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

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

於邊城其後民莫敢議令於是鞅爲大良造索隱曰

造也秦之第十六爵名也今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居三

年作爲築冀闕宮廷於咸陽索隱曰冀闕卽魏闕也冀

關秦自雍徙都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爲禁

而集小都鄉邑聚爲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爲田開阡

陌封疆正義曰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按謂界也而賦

稅平平斗桶鄭文曰音勇今之斛也。權衡丈尺行之

四年公子虔復犯約劓之居五年秦人富彊天子致胙

正義曰音左故反

於孝公諸侯畢賀其明年齊敗魏兵於馬陵

虞其太子申殺將軍龐涓其明年衛鞅說孝公曰秦之

與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

居嶺阨之西都安邑

索隱曰蓋安邑之東山嶺險阨之地即今蒲州之中條已東連汾晉

之嶺隘是也阨阻也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

則東收地今以君之賢聖國賴以盛而魏往年大破於

齊諸侯畔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東徙秦

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孝公以爲

然使衛鞅將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距衛

鞅遺魏將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爲兩國將

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
魏公子卬以爲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而襲虜魏
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兵數破於齊
秦國內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
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索隱曰紀年曰梁惠王二十九年秦衛鞅伐梁西都則徙
大梁在惠王之二十九年也。正義曰從蒲州安邑徙汴州浚儀也。梁惠王曰寡人恨不
用公叔座之言也衛鞅既破魏還秦封之於商徐廣曰弘農商
縣也。索隱曰於商二縣名在弘農紀年云秦封商鞅
在惠王三十年與此文亦同。正義曰於商在鄧州內
鄧縣東七里古於邑也商洛縣在商州東八
九里本商邑周之商國後十五邑近此三邑十五邑
號爲商君商君相秦十年索隱曰戰國策云孝公行商
君法十八年而死與此文不

同者按此直云相秦十年耳而戰國策乃云宗室貴戚
行商君法十八年蓋連其未作相之年說也

多怨望者趙良見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子孟蘭皋

索隱曰孟蘭皋人姓名也言鞅前因蘭皋得與趙良相見也今鞅請得交可乎趙良

曰僕弗敢願也孔丘有言曰推賢而戴者進聚不肖而

王者退僕不肖故不敢受命僕聞之曰非其位而居之

曰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僕聽君之義則恐僕貪

位貪名也故不敢聞命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與索隱曰說

音悅與趙良曰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彊

索隱曰謂守謙敬人自伏非是為自勝若是者乃為彊若爭名得勝此非彊之道虞舜有言曰

自卑也尚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無為問僕矣商君曰

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
爲其男女之別大築冀闕營如魯衛矣子觀我治秦也
孰與五穀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千
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墨墨
以亡正義曰以殷紂比商君君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正言
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
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軟之藥也軟將
事子子又何辭焉趙良曰夫五穀大夫荆之鄙人也正義
由百里奚笑南陽也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
人厲楚故云荆自粥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

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

鄭三置晉國之君

索隱曰謂立晉惠公懷公文公也

一救荆國之禍

曰十二諸侯羊表穆公二十八年會晉救楚朝周此云救荆未詳

發教封內而巴人致

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款關請見

五穀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

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穀

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

正義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

也因嬖人景監以為主非所以為名也相秦不以百姓

為事而大築黃闕非所以為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傳殘

傷民以駿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索隱曰劉

氏云教謂商鞅之令也命謂秦君之命也言人畏鞅甚於秦君民之効上也捷於令索隱

曰上謂商鞅之刑分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爲教也

索隱曰左建謂以左道建立威權也外易謂在外革易君命也君又南面也補寡人曰

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

不遘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爲壽也公子慶杜門不出已

八年矣君又殺祝懼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

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數從

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爲駮乘持矛而操關戟者關所

徐廣曰一作秦強盛之勁矛千耕之雄戟。索隱曰關亦作闕同所及反鄉疑音吐蕩反秦音察。蚤音九勿反

按函盧千將並古良匠造矛戟者名。正義曰函野王云與地方言云矛吳揚江淮南楚五湖之間謂之與其柄謂之於譯名云

戰格也旁有格 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

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

索隱曰此是周書之言孔子所刪之餘

君之危若

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

索隱曰衛鞅所封商

於一縣以爲國其中凡有十三都故趙長勸令歸灌園之。正義曰都縣鞅封商於十五邑故云十五都

於鄙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

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教畜百

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

者豈其微哉

索隱曰謂鞅於秦無仁以故秦國之所以術收錄鞅者其效甚明故云豈其微哉

士可翹足而待商君弗從後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

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
欲舍爰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
驗者坐之商君喟然歎曰嗟乎爲法之敝一至此哉去
之魏魏人怨其欺八子卬而破魏師弗受商君欲之他
國魏人曰商君秦之賊秦彊而賊入魏弗歸不可遂內
秦商君既復入秦走商邑秦隱曰走音秦走向也與其徒屬發邑
兵北出擊鄭徐廣曰京兆鄭縣也○秦隱曰地理志京兆有鄭縣秦本紀云初縣杜鄠按其地是
鄭桓公文之新封秦發兵攻商君殺之於鄭鄭池徐廣曰池或作彭○秦隱曰鄭池者時通池屬鄭故也而徐廣云通音亡忍反○正義
曰鄭池按蓋鐵論云商君困於池故也通音亡忍反○正義
白池去鄭三百里蓋秦兵至郿破秦惠王單裂商君
商邑兵而商君東走手通乃擒殺之

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滅商君之家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

索隱曰謂天資其人爲刻薄之行刻謂用

刑深刻薄謂亦仁義不泯誠也

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

其質矣

索隱曰說音如字浮說即虛說也謂鞅得用刑政深刻又欺觀將是其天資自有狙諛則初爲

孝公論帝王之術是浮說耳非本性也

且所因由發臣及得用刑公子虔

欺魏將卬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余

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

索隱曰按商君書開謂刑

嚴峻則政化開塞謂布恩賞則政化塞其意本於嚴刑少恩又爲田開阡陌及言斬敵首賜爵是耕戰書也

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

新序論曰秦孝公保靖函之固以廣雍州之地東并河西

北收上郡國富兵強長雄諸侯周室歸籍四方衆月爲戰國霸君秦遂以強六世而并諸侯亦皆商君之謀也

戰國霸君秦遂以強六世而并諸侯亦皆商君之謀也

夫商君極身無二慮盡公不顧私使民內急耕織之業以富國外重戰伐之賞以勸戎士法令必行內不私貴寵外不偏疏遠是以令行而禁止法出而姦息故雖書云無偏無黨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向馬法之効戎上周信譽之勸農業無以易此所以并諸侯也故孫卿曰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然無信諸侯畏而不親天霸君若齊桓晉文桓不倍柯之盟文不負原之期而諸侯畏其疆而親信之存亡繼絕四方歸之此管仲鬻狝之謀也今商君倍公子卬之舊盟奔交魏之明信詠取三軍之衆故諸侯畏其疆而不親信也魏使孝公遇齊桓晉文得諸侯之統將合諸侯之君故秦得以兼諸侯肅執秦秦則亡矣天下無桓文之君故秦得以兼諸侯肅執始自以為知霸王之德原其事不論也昔周召施善政及其死也後世思之蔽帝甘棠之詩是也嘗舍於樹下後出思其德不忍伐其樹况害其身乎管仲奪伯氏邑三百戶無怨言今衛鞅內刻刀鋸之刑外深鈇鉞之誅步過六尺者有罰奔及於道者被刑一日臨渭而論因七百餘人渭水盡赤號哭之聲動於天地高懸積讎比於丘山所逃莫之容身死車裂滅族無姓其去霸王之佐亦遠矣然惠王殺之亦非甘可輔而用

也使衛鞅施寬平之法加之以恩申之以言無幾霸者
之位哉。索隱曰新亭是別館所撰其中高商君於接
氏引之藉音脈字合作脈誤爲藉耳按本紀周歸文武
葬於孝公者是也說苑云秦法奔死於道者刑是兵事
也

索隱述贊曰

衛鞅入秦

景監是因

王道不用

霸術見親

政必改革

禮豈因循

既欺魏將

亦怨秦人

如何作法

逆旅不賓

商君列傳第八

說六十八

蘇秦列傳第九

史記六十九

蘇秦者東周雒陽人也

索隱曰蘇秦字季子蓋蘇志士之從已姓也蘇周云秦兄弟五

人秦最少兄代代弟厲未詳○正義曰戰國策云蘇秦雒陽軒

秦弟代代弟厲未詳○正義曰戰國策云蘇秦雒陽軒

子朝之亂從王城東遷雒陽故城乃號東周以王城爲

西東事師於齊而習之於鬼谷先生

所居因爲號駟索風俗通義曰鬼谷先生六國時從橫

家○索隱曰鬼谷地名也扶風池陽潁川陽城並有鬼

谷墟蓋是其人所居因爲號又案注鬼

谷子書云蘇秦欲神祕其道故假名鬼谷

困而歸語在說秦王之從兄弟嫂妹妻妾竊皆笑之曰
周人之俗治產業力工商逐什二以爲務今子釋本而
事口舌困不亦宜乎蘇秦聞之而慙自傷乃閉室不出

出其書徧觀之

索隱曰音通觀謂凡觀覽其書

曰夫士業已屈首受書

索隱曰謂士之立操業者素也

而不能以取尊榮雖

多亦奚以為於是得周書陰符伏而讀之期年以出揣

擊戰國策曰乃發書陳箴數十符太公陰符之謀或而

至踵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綉取卿相之尊

者乎期年揣擊成鬼谷子有揣摩篇也。索隱曰戰國

策云得太公陰符之謀則陰符是太公兵法揣音初變

反摩音蹉何反鄒莢本作揣葉葉讀亦為擊玉劬云揣

情摩意是鬼谷之二章名非為一篇也高誘曰揣定也

率合也定諸侯使離其術以成六國之從也江邃曰揣

人主之情摩而曰此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求說周顯王

顯王左右素習知蘇秦皆少之

索隱曰謂王之左右素慣習知秦浮說多不中

蘇秦

當世而以爲秦晉識淺故

弗信乃西至秦秦孝公卒說

惠王曰秦四塞之國

正義曰東有黃河有幽谷蒲津龍門合河等關南山及武關峽關而

有大龍山及龍山關大震烏蘭寺關北有黃河南塞是四塞之國被山帶渭

被山帶渭東有

關河

正義曰又為界地入海也河謂黃河從同州小積石山東北流至勝州即南流至單州又東

有巴蜀北有代馬

索隱曰謂代郡馬邑也地理志代郡有代馬謂代郡兼有

胡馬之

此天府也 索隱曰周禮春官有天府鄭玄曰以

秦士民之衆兵法之教可以吞天下

稱帝而治秦王曰

毛羽未成不可以高蜚文理未明不可以并兼方誅商

鞅疾辯士弗用乃東之趙趙肅侯令其弟成爲相號奉

陽君奉陽君弗說之去游燕歲餘而後得見說燕文侯

陽君奉陽君弗說之去游燕歲餘而後得見說燕文侯

陽君奉陽君弗說之去游燕歲餘而後得見說燕文侯

秦隱曰說音稅曰燕東有朝鮮遼東索隱曰朝鮮音北

有林胡樓煩索隱曰地理志樓煩屬鴈門郡西有雲中

九原索隱曰地理志雲中九原二郡名秦曰九原漢武

郡城在林榆縣東北四正義曰二郡並在勝州也雲中

里九原郡在林榆縣西界南有嗥沱易水曰并州其川

嗥沱鄭文曰嗥沱出鹵城索隱曰嗥沱水名并州之

川也音呼逆地理志鹵城縣名禹代郡嗥沱河自勝東

至參谷入東至文安入海也正義曰呼沱出代川紫

時縣東南流經五臺山北東南流過定州流入海易水

出易州縣東南流過幽州歸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

義縣東與呼沱合河也

車六百乘騎六千匹粟支數年索隱曰戰國策車南有

碣石鴈門之饒索隱曰戰國策碣石山在常山九門縣

南是也正義曰鴈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佃作而足

蘇秦

於棗栗矣此所謂天府者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
將無過燕者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
被甲兵者以趙之爲蔽其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
三勝秦趙相斃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
寇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數
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
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令出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軍
軍於東垣矣索隱曰地理志高帝改曰真定。正義曰趙之東邑在恒州真定縣南八里故常山
城是也渡噓沱涉易水不至四五里而距國都矣故曰秦
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

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
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爲一則燕國必無患矣文侯曰

子言則可然吾國小西迫彊趙

正義曰具冀燕趙四州七國時屬趙即燕西界

南近齊

正義曰河北博滄德三州齊也北境與燕相接隔黃河

齊趙彊國也子必

欲合從以安燕寡人請以國從於是資蘇秦車馬金帛

以至趙而奉陽君已死即因說趙肅侯

索隱曰並本云肅侯名言

天下卿相人臣及布衣之士皆高賢君之行義皆願奉

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

正義曰奉符用反

雖然奉陽君妬君而

不任事是以賓客游士莫敢自盡於前者今奉陽君捐
館舍君乃今復與士民相親也臣故敢進其愚慮竊爲

君計者莫若安民無事且無庸有事於民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終身不安請言外患齊秦爲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絕人之交也願君慎勿出於口請別白黑所以異陰陽而已矣索隱曰戰國策云請屏左右白言所以異陰陽其說異此然則別白黑者蘇秦言已今論趙國之利必使分明有如白黑分別陰陽殊異也君誠能聽臣燕必致旂裘狗馬之地齊必致魚鹽之海楚必致橘柚之園韓魏中山皆可使致湯沐之奉而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包利五伯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

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弑而爭也今君高拱而兩有之

此臣之所以為君願也今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

齊則齊必弱楚魏正義曰楚東淮泗魏弱則割河外韓

弱則劾宜陽宜陽劾則上郡絕正義曰宜陽即韓城也

郡在同州西北言韓弱與秦宜陽城則上郡路絕矣河外割則道不通正義曰河

地也言魏弱與秦河外地則道路不通上郡矣華山記

云此山分秦晉之境晉之西鄙則曰陰晉秦之東邑則

曰寧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孰計也夫秦下軼

道正義曰軼音止故亭在雍州則南陽危正義曰南陽

七國時屬韓言秦兵下軼道從東渭劫韓包周正義曰

橋歷北道過蒲津攻韓即南陽危矣劫韓包周正義曰

陽秦若劫取韓南陽是包襄周則趙氏自操兵索隱曰

都也趙邯鄲故瀕危起兵自守則趙氏自操兵戰國策

蘇秦傳

依銷據渭取淇卷

卷六權反。索隱曰地理志卷縣屬河南戰國策云據衛取淇無卷字。

正義曰衛地濮陽也。卷城在鄭州武原縣西北七里言秦守濮得卷則齊必來朝秦也。

則齊必入

朝秦秦欲已得乎山東則必舉兵而嚮趙矣秦甲渡河

踰漳據番吾

徐廣曰常山有蒲吾照。索隱曰徐氏所引據地理志而知也。正義曰番音逦又

音蒲又音盤疑古番吾公邑也。括地志云蒲吾故城在鎮州旁山縣東二十里漳水在潞州言秦兵渡河歷南

陽入羊腸經澤路渡漳水守蒲吾城則與趙戰於都城下矣。

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

矣此臣之所為君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彊於

趙趙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

數年西有常山

正義曰在鎮州西

南有河漳

正義曰河字亦作清即漳河也在潞

州地理志濁漳出長子鹿谷山東至鄴入清漳

東有清河

正義曰清河今貝州也

北有燕

國

正義曰然三家分晉趙得晉陽襄子又伐我燕固弱
取代既云西有常山者趙都邯鄲近北燕也

國不足畏也秦之所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
舉兵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
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
傳國都而止傳音附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
魏之規則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為君患也臣聞堯
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
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三千車不過三百乘卒不過
三萬立為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之彊
弱內度其卒賢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

固已形於曾中矣。豈揜於衆人之言而以真真決事哉？
臣竊以天下之地圖，秦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度諸
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爲一，并力西鄉而攻秦，秦必破
矣。今西面而事之，凡臣於秦，夫破人之與見破於人也。
正義曰：破人謂破前敵也。破於人爲被前敵破。臣人之與見臣於人也。
正義曰：臣人謂已得人爲臣臣於人，謂已事他人。豈可同日而論哉？
索隱曰：臣人謂已若謂我爲主，夫衡人者，
正義曰：衡音橫，謂爲秦人。皆欲割諸侯之地，
使彼臣已也。
索隱曰：按衡人即游說從橫之士也。東西爲橫，南北爲縱。以予秦，
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瑟之音，前有樓闕軒轅，
連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瑟之音，前有樓闕軒轅。

索隱曰：戰國策云：前有軒轅又史。後有長姣美人。索隱曰：姣，俗本有作軒冕者，非本文也。

後有長姣美人。

索隱曰：姣。

音統說文云數美也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夫衛人日夜務

以秦權恐愒諸侯愒音呼曷反。索隱曰恐音起拱反。愒音許曷反。謂相恐脅也。鄒氏愒音

輒義以求割地故願大王執計之也臣聞明主絕疑去

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彊兵之計臣

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為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

以從親以畔秦令天下之將相會於洹水之上徐廣曰洹水出

汲郡林慮縣通質剗白馬而盟索隱曰質如字又音躡以言通其交質之情也要約

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其糧道索隱曰謂擁兵

於嶢關之外又守宜陽也趙涉河漳索隱曰謂趙亦涉河漳而燕守

常山之北秦攻韓魏正義曰謂道蒲津之東攻之則楚絕其後索隱曰謂

出兵武關以後齊出銳師而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

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城臯正義曰在洛州汜水縣魏塞其道隱

日其道即河內之趙涉河博關除廣曰齊威王六年晉伐齊到博陵東郡有博

平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

涉勃海正義曰齊從倉廩州渡河至瀛州韓魏皆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

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索隱曰河外謂陝及曲沃等處也○正義

謂同齊涉清河正義曰齊從貝州過河而西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

有不如約者以五國之兵共伐之六國從親以賓秦索隱

曰謂六國之君共為合從相親獨以秦為賓而共伐之則秦甲必不敢出於函谷

以塞山東矣如此則霸王之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

立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也今上客有意存天

下安諸侯寡人故以國從乃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

百雙錦繡千純純四端名周禮曰純帛不過五兩。索隱曰按一鎰一金也鄭玄云一鎰二十四分之一其說各異純音淳高誘注戰國策者純也

東也又禮鄉射云某賢於某若干純純數也音旋以

約諸侯是時周天子致文武之胙於秦惠王惠王使犀

首攻魏禽將龍賈取魏之雕陰索隱曰魏地也劉氏云在龍門河之西北按地

且欲東兵蘇秦恐秦兵理志雕陰縣屬上郡。正義曰在郿州洛交縣北三十四里

之至趙也乃激怒張儀入之于秦於是說韓宣惠王索隱曰二邑

曰韓北有鞏洛成臯之固本屬東周後

西有宜陽商阪之塞徐廣曰商一作常

蘇秦傳

商阪之塞蓋在商洛之間適秦楚之險塞也。正義曰宜陽在洛州福昌縣東十西里商夜即商山也在商洛

縣南一里亦曰東有宛穰水宛於表反有于鬼反。索隱曰地理志宛穰二

楚山武關在焉縣名並屬南陽沛水名出南方南有陘山徐廣曰召陵

有陘山正義曰在新鄭東南流入潁南有陘山有陘亭密縣

新鄭西南三十里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天下

之彊弓勁弩皆從韓出許慎云南方豁子蚩夷拓

注淮南子以為南方蚩出拓弩及竹弩少府時力距來者韓有豁子弩又

種之弩案時力者謂作之得時力倍於常故名時力也

距來者謂弩勢勁利足以距來敵也。索隱曰韓又有

少府所造時力距來二種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

而射百發不暇止索隱曰超足謂超騰用勢蓋起足踞

義曰超足齊足也夫欲放弩皆坐之而射也故下云踞勁弩是也。正

舉足踏弩材手引揆機然始發之遠者括漑洞曾近者

鏑奔心韓卒之劍戟皆出於宜山

徐廣曰莊子曰南行至鄆北面而不見冥

山騶案司馬彪曰冥山在朔州北○索隱曰郭象云冥山在乎大極李軌云在韓國

蒙谿徐廣曰

房有蒙谿亭○正義曰故城在豫州偃城

墨陽淮南子曰墨陽

之莫也合賻音附徐廣曰一作伯○索隱曰戰

鄧師宛馮

餘廣曰榮陽有馮池○索隱曰鄧國有工鑄

龍淵太阿

吳越春秋曰楚王召風胡子而告之曰寡人聞吳有干

將越有歐冶寡人欲因子請此二人作劍可乎風胡子

曰可乃姓見二人作劍一曰龍淵二曰太阿○索隱曰

案晉大康地理記曰汝南西平有龍泉水可以淬刀劍

特堅利故有龍泉水之劍楚之寶劍也以特堅利故有

蘇秦傳

白所以論云黃所以為堅也白所以為利也齊辨之曰

張一曰棠谿二曰墨陽三曰合伯四曰鄧師五曰宛馮

六曰龍泉七曰太阿八曰莫邪九曰干將也然干將莫

邪匠名也其劍皆出西平縣今有鐵官令別領刀是古

鑄劍之地皆陸斷牛馬水截鴻鴈當敵則斬堅甲鐵幕徐廣曰陽

城出鐵。索隱曰戰國策云當敵則斬堅甲自製整鐵幕鄰誕云莫一作陌刘氏云謂以鐵爲臂脛之衣言其

勦皆能革抉徐廣曰一作決。索隱曰咬芴咬音伐。

斬之與敵同謂芴也芴音如字謂繫楯之紛縶也。正義曰方言云有自關東謂之鐵關西謂之有無不畢

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躐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

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西面事秦交臂而服

羞社稷而爲天下笑無大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執計

之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皋今茲効之明年又復求

割地索隱曰鄭玄注禮云効猶呈見也。與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

功而受後禍且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

九

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結禍者也不戰而地

已削矣臣聞鄙諺曰寧爲雞口無爲牛後索隱曰戰國策云寧爲雞

尸不爲牛從延篤注云尸雞中主也從謂牛子也言寧爲雞中之主不爲牛子之從後也。正義曰雞口雖小

猶進食牛後雖大乃出糞也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異於牛後乎

夫以大王之賢挾彊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爲大

王羞之於是韓王勃然作色攘臂瞋目按劍仰天太息

曰索隱曰太息謂久蓄氣而大呼也寡人雖不肖必不能事秦今主君

詔以趙王之教敬奉社稷以從索隱曰主君指蘇秦也禮卿大夫稱主今嘉蘇

子合從諸侯褒而美之故稱曰主君又說魏襄王索隱曰出本惠王子名嗣曰大王之

地南有鴻溝徐廣曰在滎陽陳汝南許郾徐廣曰在潁川於臆切。索隱曰音偃又

於建反戰國策作鄆地地理志潁川有許鄆二縣又有鄆

陵縣鄆鄆不同必有一誤鄆音焉○正義曰陳汝南今

汝州豫州也昆陽召陵舞陽新都新鄆地理志潁川有昆陽

縣南陽有新都縣○索隱曰地理志昆陽舞陽屬潁川

召陵新鄆屬汝南按新都即樓丘章帝建初四年徙封

鄆后宋公於此更名宋新鄆屬南陽戰國策直云新

鄆無新都二字○正義曰召陵在豫州舞陽在許州東

有淮潁正義曰淮陽煮棗徐廣曰在宛胸曹州縣也無

胥索隱曰按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正義曰謂卷衍

酸棗徐廣曰滎陽卷縣有長城經陽武到密衍地名

○正義曰卷在鄭州原武縣北地方千里地名雖小然

而田舍廬廡之數曾無所芻牧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

夜行不絕輪轉殷殷正義曰轉磨若有二軍之衆臣竊

量大王之國不下楚然衡人怵王

正義曰衡音邱

交彊虎

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

正義曰卒音念忽反

不顧其禍夫挾

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者魏天下之彊國也

王天下之賢王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緡東藩築帝

宮

索隱曰謂為秦築宮備其巡府而舍之故謂之帝宮

受冠帶祠春秋

索隱曰謂冠帶制度

皆受秦之法春秋貢奉以助奉祭祀

臣竊為大王耻之臣聞越王句踐戰

敝卒三千人禽夫差於干遂

索隱曰干遂地名不知所在然干是水旁之高地故

有江干河干是也又左思吳都賦云長干延屬是干為江旁之地遂者道也於江干有遂道因為名也。正義

曰在蘇州吳縣西北四十餘里万安山前越西南山太湖夫差敗於姑蘇禽於干遂相去四十餘里武王

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制紂於牧野

正義曰今衛州城是也周武王伐紂

於牧野

豈其士卒衆哉誠能奮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

卒武士二十萬

漢書刑法志曰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置戈其上冠

冑帶劍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起百里中試則復其田宅

索隱曰衣音意屬音燭三屬謂甲衣也賈賈

一也甲裳二也歷衣三也甲之有裳見左傳贏音盈謂

音福中試之人國家當優復賜

蒼頭二十萬

索隱曰謂

頭以異於衆荀知子魏

奮擊二十萬

索隱曰

謂所養之卒所養良馬之賤者今起之爲

車六百乘

千匹此其過越王句踐武王遠矣今乃聽於羣臣之說

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以効質

索隱曰謂割地以効

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羣臣之言事秦者皆姦人非

忠臣也夫爲人臣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偷取一時之
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彊秦之勢以內
劫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孰察之周書曰縣縣不絕蔓
蔓柰何毫釐不伐將用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柰
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一意則必無
彊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臣効愚計索隱曰此效
猶呈見也奉明
約在大王之詔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
令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故以國從因東說齊宣王
曰卅本名辟疆
威王之子也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正義
曰卽北有勃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餘里

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

索隱曰高誘注戰國

策云五家即五國

進如鋒矢

索隱曰戰國策作疾如鋒矢高誘曰鋒小矢喻徑疾也呂氏春秋曰

所貴雖矢者爲其應聲而至○正義曰齊君之進若鋒芒之刃良弓之矢用之有進而無退戰如雷

霆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勃海也

正義曰言臨淄自是也絕涉皆度也渤海滄州也齊有軍役不用度河取二部臨淄之中七萬

戶臣竊度之不卞戶三男子三七十二一萬不待發於

遠縣而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淄其富而實其

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

正義曰筑似琴而大頭圓五弦擊之不敲鬪雞

走狗六博蹋鞠者

劉向別錄曰楚鞠者傳言黃帝所作或曰起戰國之時蹋鞠兵勢地所以

練武士知有材也皆因嬉戲而講練之蹋徒獵反鞠求六反○索隱曰王逸注楚詞云博著世行六其故去六

六反○索隱曰王逸注楚詞云博著世行六其故去六

博別錄云：黃帝時，習兵之勢也。臨苗之塗，車轂擊之。
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
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彊，天下莫能當。今乃西面而
事秦，臣竊為大王羞之。且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為
與秦接境壤界也。兵出而相當，不出十日而戰。勝存亡
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
勝，則國已危。云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
輕為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
晉之道。徐廣曰：魏哀王十六年，秦拔魏蒲坂陽。晉封陵也。劉氏云：陽晉地名，蓋適齊之道，在衛國之西南也。正義曰：言秦伐齊，背韓魏地而與齊戰，徐論陽晉非也。乃是晉陽耳。衛地曹濮等

州也杜預云曹魏下邑也陽晉故徑乎元父之險索隱

在曹州乘氏縣西北三十七里音剛又苦浪反地理志縣名屬梁國。正車不得方軌

正義曰故縣在兗州任城縣南五十一里得兩車並行騎不得比行百人守險千人不敵過也秦

雖欲深入則狼顧正義曰狼性怯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

故恫疑虛喝恫喝本亦作獨並呼合反高誘曰虛喝喘

息懼貌也劉氏云秦自疑懼不敢進驕矜而不敢進正義

進兵虛作怒獨之詞以脅韓魏也秦雖至元父猶恐懼狼顧虛作喝罵驕溢矜誇不敢進伐齊期矣則秦之不能害齊亦

明矣夫不深料秦之無奈齊何而欲西面而事之是羣

臣之計過也今無巨事秦之名而有彊國之實臣是故

願大王少留意計之齊王曰寡人不敏僻遠守海窮道

東境之國也未嘗得聞餘教今足下以趙王詔詔之敬

以國從乃西南說楚威王素隱曰威王名宣王子曰楚天下之

疆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西有黔中徐廣曰西界○正義曰西界○正義曰

曰今胡州楚黔中郡其故城在巫郡徐廣曰楚考烈王元年秦取

巫郡西二十里皆盤城後也巫郡左傳楚莊王伐陳

巫山縣是東有夏州海陽徐廣曰楚考烈王元年秦取

獨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而注者不義夏州所在車

亂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而注者不義夏州所在車

謂此也。索隱曰裴綱豫左氏乃車胤說夏州東有夏州

明而劉伯莊以為夏州侯之本國亦未之為得地理

志海陽地關劉氏云楚之東境也。正義曰大江南有

洞庭蒼梧索隱曰今蒼梧郡是也。在岳州界蒼梧地名

南北有陞塞郢陽徐廣曰春秋曰遂伐楚次于陞楚威

蘇秦傳

或者郟陽今之順陽乎一本北有分陘之案也○索隱
曰陘山在楚北境郟音苟郟陽地當在汝南潁川之界
檢地理志及太康地記北境並無郟邑郟邑在河東晉
地計郟陽當是新陽聲相近字亦耳汝南有新陽縣應
郟亦當然也徐氏云郟陽當是順陽蓋疎○正義曰陘
山在鄭州新鄭縣西南三十里即
順陽城在鄭州懷慶縣西百四十里
地方五千餘里帶甲
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
之彊與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
諸侯莫不西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秦之所害莫如楚
楚彊則秦弱秦彊則楚弱其勢不兩立故為大王計莫
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
軍下黔中則鄢郢動矣

徐廣曰今南郡宜城○正義曰
鄢郢故城在荊州南道○南九

里安郢城在荊州江陵縣東北六里秦兵出武關則臨郢矣兵下黔中則臨郢矣臣聞治之其

未亂也爲之其未有也患至其後憂之則無及已故願大王早孰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詔委社稷奉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用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燕代橐駝良馬必實外廐故從合則楚王衡成則秦帝今釋蠶蠶之業而有事人之名臣竊爲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讎也衛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讎者也夫爲人臣割其土地以外交彊

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彊秦
之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帥不忘無過此者故從
親則諸侯割地以重楚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
者相去遠矣二者大王何居焉故散邑趙王使臣効愚
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楚王曰慮人之國西與秦接境
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
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與深謀恐反人以入於秦故
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不見勝也內
與羣臣謀不足恃也寡人臥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
然如縣旌而無所終薄白洛反今主君欲一天下以諸侯

蘇秦傳 卷之六 十一

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於是六國從合而并力焉

蘇秦為從約長并相六國北報趙王乃行過雒陽車騎

輔重諸侯各發使送之甚眾擬於王者索隱曰疑周顯

王聞之恐懼除道使人郊勞儀禮曰賓至近郊君蘇秦

之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俯伏侍取食蘇秦笑謂其

嫂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委蛇蒲服以面掩地而謝索

曰委蛇謂面掩地而進若蛇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周

行也素服即匍匐並音蒲曰蘇秦字季子索隱曰按其嫂呼小叔為季蘇秦謂

然嘆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

之况眾人乎且使我有雒陽負郭田二頃索隱曰負郭

蘇秦傳

之地沃潤流澤最爲膏腴故云真耶吾且能佩六國相印乎於是散千金

以賜宗族朋友初蘇秦之燕策百錢爲資及得富貴以百金償之徧報諸所嘗見德者其從者有一人獨未得報乃前自言蘇秦曰我非忘子子之與我至燕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方是時我困故望子深是以後子子今亦得矣蘇秦既約六國從親歸趙趙肅侯封爲武安君乃投從約書於秦

索隱曰以當作設今本並作投言設者謂宣布其從約六國之事以告於

秦若作投甚爲易解秦兵不敢闕函谷關十五年其後秦使犀首

欺齊魏與共伐趙欲敗從約齊魏伐趙趙王讓蘇秦蘇

秦恐請使燕必報齊蘇秦去趙

徐廣曰自初說乃從約燕至此三年

皆解秦惠王以其女為燕太子婦是歲文侯卒太子立
是為燕易王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燕取十城易
王謂蘇秦曰往日先生至燕而先王資先生見趙遂約
六國從今齊先伐趙次至燕以先生之故為天下笑先
生能為燕得侵地乎蘇秦大慙曰請為王取之蘇秦見
齊王再拜俯而慶仰而弔索隱曰劉氏云當時慶弔應有其詞但史家不歸耳齊
王曰是何慶弔相隨之速也蘇秦曰臣聞飢人所以飢
而不食烏喙者本草經曰烏喙一名烏喙。索隱曰音卓文許贖反今之毒藥烏頭是。正義曰廣雅云蘇與毒付子也。一歲為烏喙。三歲為附子。四歲為烏頭。五歲為天雄。為其愈充腹而與餓死同患也。索隱曰劉氏以愈備暫非也。按謂飢人食烏頭則愈益充腹少時毒發而斃亦

與飢死同患
也斃音弊

今燕雖弱小即秦王之少婿也大王利其

十城而長與彊秦爲仇今使弱燕爲鷹行而彊秦敝其
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是食烏喙之類也齊王慷慨然變色

索隱曰愀音自
酉反又七小反

曰然則柰何蘇秦曰臣聞古之善制事

者轉禍爲福因敗爲功大王誠能聽臣計即歸燕之十
城燕無故而得十城必喜秦王知以已之故而歸燕之
十城亦必喜此所謂棄仇讎而得石交者也夫燕秦俱
事齊則大王號令天下莫敢不聽是王以虛辭附秦以
十城取天下此霸王之業也王曰善於是乃歸燕之十
城人有毀蘇秦者曰左右賣國反覆之臣也將下亂蘇

秦忍得罪歸而燕王不復官也蘇秦見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無有分寸之功而王親拜之於廟而禮之於廷今臣爲王却齊之兵而攻得十城宜以益親今來而王不官宦者人必有以不信傷臣於王者臣之不信王之福也臣聞忠信者所以自爲也進取者所以爲人也且臣之說齊王曾非欺之也臣棄老母於東周固去自爲而行進取也今有孝如曾參廉如伯夷信如尾生得此三人者以事大王何若王曰足矣蘇秦曰孝如曾參義不離其親一宿於外王父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事弱燕之危王哉廉如伯夷義不爲孤竹君之嗣不肯爲

武王臣不受封侯而餓死首陽山下有廉如此王又安
能使之步行千里而行進取於齊哉信如尾生與女子
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有信如此王
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却齊之疆兵哉臣所謂以忠信
得罪於上者也燕王曰若不忠信耳豈有以忠信而得
罪者乎蘇秦曰不然臣聞客有遠爲吏而其妻私於人
者其夫將來其私者憂之妻曰勿憂吾已作藥酒待之
矣居三日其夫果至妻使妾舉藥酒進之妾欲言酒之
有藥則恐其逐主母也欲勿言乎則恐其殺主父也於
是乎詳僵而棄酒

秦隱曰詳音羊詳
詠也僵介也音薑

主父大怒怒管之五

十故妾一僵而覆酒上存主父下存主母然而不免於
咎惡在乎忠信之無罪也夫臣之過不幸而類是乎燕
王曰先生復就故官益厚遇之易王母文侯夫人也與
蘇秦私通燕王知之而事之加厚蘇秦恐誅乃說燕王
曰臣居燕不能使燕重而在齊則燕必重燕王曰唯先
生之所為於是蘇秦詳為得罪於燕而亡走齊齊宣王
以為客卿徐廣曰燕易王之十年時齊宣王卒湣王即位說湣王厚
葬以明孝高宮室大苑囿以明得意欲破散齊而為燕
燕易王卒徐廣曰易王十二年卒燕噲立為王其後齊大夫多與
蘇秦爭寵者而使人刺蘇秦不死殊而走

風俗通義稱漢令蠶夾戎

狄有罪當誅殊者死也與誅同旨而此云不死齊王使人求
殊而走者蘇秦時雖不即死然是死創故云殊齊王使人求
賊不得蘇秦自死乃謂齊王曰臣即死車裂臣以徇於
市曰蘇秦爲燕作亂於齊如此則臣之賊必得矣於是
如其言而殺蘇秦者果自出齊王因而誅之燕聞之曰
甚矣齊之爲蘇秦報仇也徐廣曰生一作先蘇秦既死其事大
泄齊後聞之乃恨怒燕燕甚恐蘇秦之弟曰代代弟蘇
厲見兄遂亦皆學乃蘇秦死代乃求見燕王欲襲故事
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竊聞大王義甚高鄙人不敏釋鉏
耨而干大王至於邯鄲所見者絀於所聞於東周臣竊
負其志及至燕廷觀王之羣臣下吏王天下之明

燕王曰子所謂明王者何如也對曰臣聞明王務聞其
過不欲聞其善臣請謁王之過夫齊趙者燕之仇讎也
楚魏者燕之援國也今王奉仇讎以伐援國非所以利
燕也王自慮之此則計過無以聞者非忠臣也王曰夫
齊者固寡人之讎所欲伐也直患國敝力不足也子能
以燕伐齊則寡人舉國委子對曰凡天下戰國七燕處
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南附楚楚重西附
秦秦重中附韓魏韓魏重且苟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
重矣正義曰言附諸國諸國重燕而燕重今夫齊長主而自用也索隱曰謂
齊王年長也或作齊愷故言長主南攻楚五年首聚鳩西困秦三年士

卒罷散北與燕人戰覆三軍得二將

徐廣曰齊覆三軍而燕失二將○

隱曰戰國策云獲二將亦

謂燕之二將是燕之失也然而以其餘兵南面舉五千

乘之大宋

正義曰齊末云齊湣王三十八年城宋乃當

之時齊宋在前王

十餘年恐大誤矣而包十二諸侯此其君欲得其民力

竭惡足取乎直臣聞之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散矣燕

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

正義曰濟漯二水上承黃河

一源從洛魏二州界北

流入海亦齊西北界

並淄青之北流入海黃河又

防門又有長城東至海

正義曰長城西頭在齊州平

陰縣界竹書紀云梁惠二十年齊閔王築防以為長城

太山北云太山西有長城緣河經

太山餘一千里至瑯耶臺入海

對曰天時不與雖有清濟濁河惡足以為匡民力罷散

與之長城軍防燕足以爲塞且異日濟西不師

正義曰齊州曰

也所以備趙也河北不師

正義曰謂滄博等州在深河之北

所以備燕

也今濟西河北盡已役矣封內泚矣夫驕君必好利而

三國之臣必貪於財王誠能無羞寵子母弟以爲質

致寶珠玉帛以事左右彼將有德燕而輕三宋則

三已燕王曰吾終以子受命於天矣燕乃使一子質於

齊而蘇厲因燕質子而求見齊王齊王死蘇秦欲囚蘇

厲燕質子爲謝已遂安

正義曰蘇秦欲囚蘇厲其果反燕相子之與

蘇代婚而欲得燕權乃使蘇代侍質子於齊蘇使代報

燕燕王噲問曰齊王其霸乎曰不能曰何也曰不信其

臣於是燕王稟任子之已而讓位燕大亂齊伐燕殺王

噲子之

徐廣曰是周桓王之元年時也

燕立昭王而蘇代蘇厲遂不敢

入燕皆終歸齊齊善待之蘇代過魏魏爲燕執代齊使

人謂魏王曰齊請以宋地封涇陽君

正義曰乎陽君秦王弟名也涇陽

雍州縣也齊蘇子告秦共伐宋以封涇陽君然齊假設此策以救蘇代

秦必不受秦非不

利有齊而得宋地也

正義曰齊言秦相親其位宋秦得宋地又得齊事秦然秦不信齊及

蘇代恐爲不戮也

不信齊王與蘇子也今齊魏不和如此其

則齊不欺秦秦信齊齊秦合涇陽君有宋地非魏之利

也故王不如東蘇子秦必疑齊而不信蘇子矣齊秦不

合天下無變伐齊之形成矣於是出蘇代之宋宋善

伊之齊伐宋宋急蘇代乃遺燕昭王書曰正義曰此書

莫助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正義曰燕前有名卑而

權輕奉萬乘助齊伐宋民勞而實費夫破宋殘楚淮北

肥大正義曰更以淮北之地加於齊都是益一齊齊雖疆而國

害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然且王行之者將以取信於

齊也齊加不信於王而忌燕愈甚是王之計過矣夫以

宋加之淮北疆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

夷方七百里索隱曰湖山北狄附齊者正義曰齊桓

莫下加之以魯衛疆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

也夫一齊之疆燕猶狼顧而不能支今以三齊臨燕其

禍必大矣雖然智者舉事因禍爲福轉敗爲功齊紫敗

素也

齊俗尚之取惡素染以爲紫○正義曰齊君好紫故

齊雖有大名而國山以爲紫也韓子曰齊桓公好紫紫

一國盡服紫當時十素不得一紫公患之管仲曰君欲

止之何不試三日又也公謂左右曰而賈十倍索隱曰

惡紫貴白公語三日境內莫有衣紫者

齊雖有大名而其國中因弊也越王句踐棲於會稽

復殘彊吳而霸天下此皆因禍爲福轉敗爲功者也

王若欲因禍爲福轉敗爲功則莫若挑霸齊而尊之正義曰

曰挑田鳥使使盟於周室焚秦符曰正義曰符其大上

反執持也索隱曰長如字實音擯○正義

計破秦其次必長賓之曰大好上計策破秦次計長擯

實以待破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也諸侯今爲

計

實以待破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也諸侯今爲

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國為功然則王何不

使辯士以此言說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之為之下

者燕趙非利之也燕趙不利而勢為之者以不信秦王

也然則王何不使可信者接收燕趙令涇陽君高陵君

蘇軾曰馮翊高陵縣○素隱曰二人素
王母弟也高陵君名顯涇陽君名悝先於燕趙秦有

變因以為質則燕趙信秦秦為西帝燕為北帝趙為中

帝立三帝以令天下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

趙伐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伐齊曰必

反宋地歸楚淮北反宋地歸楚淮北燕趙之所利也並

立三帝燕趙之所願也夫實得所利實得所願燕趙棄

齊如脫躡矣今不收燕趙齊霸必成諸侯贊齊而王不
從是國伐也諸侯贊齊而王從之是名里也今收燕趙
國安而名尊不收燕趙國危而名卑夫去尊安而取危
卑智者不爲也秦王聞若說必若刺心然則王何不使
辯士以此苦言說秦秦必取齊必伐矣夫取秦厚交也
伐齊正利也尊厚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燕王喜其
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子之之亂而蘇氏去燕燕欲報
仇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代復善待之與謀伐齊竟
破齊晉王出走以之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

曰蘇

徐廣曰巴郡有枳縣正義曰巴郡

而國云

宋史曰魏王三十三年素拔齊得宋而國亡正義曰年表云

齊五國與擊派王王走莒齊楚不得以有枳宋而事

秦者何也則有功者秦之深僻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

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索隱曰正告謂告楚曰蜀地

之甲乘船浮於汶即江所出之岷山乘夏水而下江索

曰夏音暇謂夏涼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乘船出於巴

之水盛漲時也正義曰巴嶺山在梁州

南一百九十里別如志云南渡老子水登巴嶺山南回

巴國因此名古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而至五渚戰國

秦與荆人戰大破荆襄郢取洞庭五渚則五渚在荆

臨漢水不得在洞庭或說五寡人積甲苑東下隨索隱

臨漢水

謀之東而

下隨邑 智者不及謀 勇士不及怒 寡人如射隼矣

曰易曰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 秦上言我今 王

伐楚必當捷獲也。正義曰隼者若今 鶴是也

王

乃欲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 楚王為是故十七年

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

索隱曰地名近宜陽也 正義曰在懷州河陽

縣西北解在宛雒博

一日而斷大行

正義曰太行山羊腸坂道地過韓上黨也 我起乎

宜陽而觸平陽

正義曰宜陽平陽皆韓大都也 隔河也

二日而大不

索隱曰音

我離兩周

正義曰離齊也 曆二周而觸 東解新鄭州 韓國都 拔矣 而觸 韓

五日而國舉

索隱曰離如字 謂屯兵以離 二周也 乃觸 擊於鄭 故五日 因舉 舉 猶 拔也

氏以為然 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 秦女戰韓氏

大原卷

正義曰卷報免反 列伯莊云 太原卷 卷 備 斷 絕

我下 軹道南陽封

黃曰廣陵有軹道葦河東皮氏有軹耳也。索隱

任權反按舉安邑塞女戟及至韓氏韓國宜陽也太原

縣名魏地不至太原亦無別名太衍字原當為京不

卷皆屬蒙陽是魏之境軹是河內軹縣言道者亦

徐廣引霸陵有軹道亭非魏之境蓋誤南陽即河內

故徐廣引河東皮氏有軹也包兩周徐廣曰張備云

也。正義曰兩乘夏水浮輕舟疆登在前後。在黃

周王城及鞏。正義曰劉決漿口魏無大梁。索隱曰

伯發由舟反。正義曰劉決漿口魏無大梁。索隱曰

今汴河口通其水深可以決白馬之口魏無大梁。索隱曰

索隱曰白馬河津在東郡其流以淮外黃濟也。在曹州兗州縣決箱脊之口。徐廣曰記仁以魏救山寒

蘇秦時

曰紀年依胥蓋亦津名今其地不知所在魏無虛頓丘徐廣曰秦始皇五年取魏酸棗無虛長平

○索隱曰虛頓丘地名與酸棗相近。正義曰虛頓丘

據今相州所理是頓丘故城在魏州頓丘縣東北二十里括地志云二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氏以

為然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於齊曰

宋王無道為木人以寫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心不

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

女戰因以破宋為齊罪索隱曰秦令齊滅宋仍秦必

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王四與寡人

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齊燕秦有秦無

齊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蘭二國以破齊為

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正義曰重鎮附也。得也。則以均

陽委於楚。曰正義曰南陽鄧州地本韓也。韓先家入

固與韓且絕矣。殘均陵塞郢阤。徐廣曰郢江夏也。均

口均陵在南陽今之均州縣各在江夏。正義曰均

州故城在隨州西南五十里蓋均陵也。又申州羅山

本漢郢縣申州有平清。苟利於楚寡人如自亡之魏

與國而合於秦國以塞郢阤為楚罪兵困於林中。

於魏至公子延因犀首屬行而攻趙。犀首曰魏和也。解

於魏至公子延因犀首屬行而攻趙。犀首曰魏和也。解

於魏至公子延因犀首屬行而攻趙。犀首曰魏和也。解

蘇秦傳

蔡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劫魏不為割困則使太后

弟穰侯為和羸則兼欺舅與母索隱曰穰侯也舅穰侯魏封也母太后也

適燕者曰以膠東索隱曰適首宅適首責也下同適趙者曰以濟西適

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郢阬適齊者曰以宋此

必令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母不能制舅不能約龍賈

之戰魏襄王五年秦敗我龍賈軍岸門之戰韓宣惠王十九年秦大破我岸門

之戰魏哀王十六年秦敗我封陵高商之戰此戰事不見趙莊之戰趙莊

十二年趙莊與秦戰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公其

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晉國之禍

三晉之禍秦如此其大也索隱曰以言西河之外三川晉國皆是

三晉之禍秦如此其大也

中山魏

題秦兵禍如此其大者

而燕趙之秦者皆以爭

事秦說其主

秦者謂游說之士

此臣之所大患也燕

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燕使約諸侯從親如蘇秦
或從或不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死
各顯諸侯

大史公曰蘇秦兄弟三人皆游說諸侯以顯名

索隱曰燕九南

以為蘇氏兄弟五人更有蘇辟蘇鵠其術長於權變而

與略亦同其說蓋按蘇氏譜云然也蘇秦被反閒以死天下共笑之諱學其術然世言蘇秦

多異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夫蘇秦起閭閻連

六國從親此其智有過人者五臣故列其行事次其時序

母公獨家惡聲焉

索隱述贊曰

季子周人

師事鬼谷

揣摩既就

陰符伏讀

合從離衡

佩印者六

天王除道

家人扶服

賢哉代厲

繼梁黨族